

逍快游

南冥有校，其名高新，新之远，南北几千里也。校中有师，其名为快，快之小，不知其几微纳米也。怒而迁，其快若碧色妖姬，是少也。数学则将徙于南校，南校者，曾天堂也，《野史》者，志快者也，《史》之言曰，快之徙于南校也，周七强基也，寒暑双月复课矣，去以亿万币者也。周七也，强基也，学生之以假相期也，课之苍苍，岂盼学邪？其学而皆至清北邪？其自视也，亦若是币者也。且夫粉之积也不厚，则其哺微纳米也无力，置奶粉于家堂之上，则日均一罐，置粉焉成堆，则粉多而哺幼也。币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覆大奔也无力。故九千里，则油币而在下矣，而后乃开窗兜风，背负青天，而油烟在后矣，而后乃将图南校。蘑菇笑之因“我铃起而课，铃响而止，时则不响，奚以之十分钟而课为？”适步行者，铃响则去，油犹满然。适大众者，拖五分；适大奔者，延时辰，之蘑菇又何知？

少大不及少小，大快不及小快，奚以知其然也？鲲鹏振翅不知其尘，奔电裂云不知九霄，此大快也。陕之南有大奔者，以厚胎为快，以赏景为途，此小快也。而强基乃今以久特闻，学生上之，不亦悲乎！菇之问云也是矣。穷发之南，有学校者，高新也。有快焉，其小微纳米，未有知其大奔者，其名为快。有奔焉，其名 AMG，快若闪电，犹如滔天巨口，挾扶摇消费者亿万元。砍假期，强补课，然后缴费，且冲大奔油。学生笑之曰：“彼且奔驰矣？我学习而上，乃过高考而上，翱翔高校之间，此亦学之至亦，彼且奔驰焉？”此少小之辩也。

故夫选填皆正，解几速成，导数快变，而数学满分着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小快子犹然笑之，且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举世非誉之而不加耻，定乎数学之分，辩乎校长之际。彼其于世，皆币大奔也。虽然，犹然赚币者也。寒暑相习，否授新知，竟千币而已矣。彼于致富者，未有工其善者。此虽赚于币，犹有工其事者也。若夫乘大奔之正，而御油气之遍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犹榨币哉！故曰：少人有课，小人有币，快人有奔！

嗟乎！快哉！宇宙可臻其极，快币不知其穷，鲍鱼之肆，久而不能闻其臭；彼之快哉，久而不知币其穷。币若山陵，久而不知其高；奔若操场，久而不知其广。天命有正道，功业留千秋。宇宙须臾，当臾白头。皮米问之曰：“我晌午而起，居酒店而食之，日销万币，挑奔驰于球场之间，何知？”对曰：“国之南有校，其愚木之脑，币若驴毛而闻，何不榨币哉？”夸克问之曰：“吾之家有何币哉？”对曰：“古之南有山，名曰发鸠。有鸟焉，其名精卫。精卫衔发鸠之石以填海，日出衔西山之石，日落东冥之海，时而海运，则石湮于尘哉。发鸠石浅稀，亿亿年不得平哉。终于，犹有平日哉，此乃宇宙之一帧，永恒之一秒。纵国赚币此久，犹无法比于吾乎。”故快之币而止于此矣。